

不宣而回

今年春節，滯留國外，沒能回老家過年。轉眼已是陽春三月，日麗景明、惠風和暢，正是「青春作伴好還鄉」的時節。

以往每次回家，總是提前跟爸媽打好招呼。他們會接連幾天打掃房間，晾曬被褥，給我準備好水杯、牙刷、拖鞋，準備好雞鴨魚肉等「大菜」的食材，做好包餃子的準備。自家手工包的餃子，才是人間至味。

而這一次，我臨時決定「不宣而回」。前些年，曾有電視台策劃「偷偷回家時家人反應」的節目，父母看到兒女突然站到面前，無不是錯愕、驚喜，甚至是笑中帶淚。我倒並非追求這種效果。何況，而今科技先進，即便身處異國他鄉，也是隔三差五就跟父母視像通話，早非昔日尺素寄思念的時代。

「不宣而回」倒是有點小小惡作劇的心理，生活總要製造點新鮮感。既然有了想法，那就坐言起行。

於是，按部就班打了一場「靜默戰」，買好車票，出了火車站叫了網約車，直奔家門。院門洞開，連掏鑰匙都省了。站在玄關影壁後面，我特意忍着嗓子，用家鄉方言，甕聲甕氣地問：「在家嗎？」聽見媽媽在院裏回應着：「誰啊，來吧！」我再憋不住了，哈哈大笑着快步走出來。

媽媽並沒有像電視節目裏的那種錯愕表情，而幾乎是第一秒就笑逐顏開地念叨：「我說怎麼今天早晨在廚房看見一個喜蛛，原來真有貴客。」爸爸正在午睡，此時也已坐了起來。「沒覺得是在做夢吧？」——他只連連地「啊啲哎！啊啲哎！」

「不宣而回」完美達到了效果。生活像條平緩的河，何妨偶爾往裏頭扔幾顆小石子，濺起幾朵水花。或者往麵團裏撒幾粒葡萄乾，讓生活咬出點甜味。時間看似漫長，但轉眼一年就過去了。心血來潮，就趕緊去做，在還來得及的時候。



頭白鴛鴦失伴飛

鄰居「江園丁」家的花園終於清理過了。秋冬杈杈丫丫的亂枝和雜草不見了，露出泛青的地面。我也鬆了口氣。

江園丁六十出頭，不是本地人。他曾在美國南方某州的社區大學教數學，五年前提前退休，是因為太太得了腦瘤，手術後需要他全天候護理。夫婦倆搬來小鎮，則是因為這裏生活成本低，生活質量高，而且可以離在我們大學讀書的兒子近一點。

他熱衷園藝，也很懂行。兩年前我曾拜託他整修過家裏後院的花草樹木，他還幫我種了一棵海棠樹和一叢花。和小鎮其他公事公辦的園藝工人不同，江園丁很擅長與人溝通。開工前先來看過情況，再提出計劃徵求我的意見。做到哪一步，幾時能完成也會一一告知，不愧當過循循善誘的大學教授。

二〇二三到二〇二四我學術休假一年，不在小鎮。去年秋季回歸，本來還想請他幫忙打理花樹，他卻說妻子健康情況不佳，他分身乏術。果然，以往還能見到他太太戴着帽子坐在後院塑料椅上，陪伴在花壇、草坪忙碌的他。回來之後就只見到她一次，還是九月天氣尚暖時江園丁推着輪椅陪她出門散心。她低垂着頭，看不清模樣。他們夫妻以前常去小鎮農夫市場擺攤，出售用自家種的鮮花拾掇的花藝作品。秋天經過他家卻只見到雜草叢生的花園。三月有人告訴我，江園丁的太太病重不治，已在一個月前過世，江園丁也因悲痛過度不良於行。本月才再次見到他出門遛狗，步履蹣跚，看起來腿腳不像從前那麼靈活有力。

復活節來了又去，江園丁的後院也壁壘一新。逝者已矣，哪怕形單影隻，失伴的頭白鴛鴦也還得繼續前行。



近來，每次給我家的休儒兔「絨球」餵食，都有一種愧疚感，因為我沒有給牠「足夠好」的生活。當然，牠每天有清潔的水、兔糧、苜蓿草，只是因為亂啃東西劣跡斑斑，有一次竟然咬斷了家裏的網線，我不敢輕易放牠出籠活動，大部分時間牠只好待在自己的小天地裏。

但如果絨球有微信，見到寵物好友的豪奢朋友圈，恐怕馬上免生絕望，心態崩潰。畢竟，有的寵物頭頂出自設計師之手的「髮型」，穿着定製服飾，還有貴金屬甚至寶石首飾。

那是一堆乾草。但，那真的是乾草嗎？

這是我第一次站在莫奈的《乾草堆》（Stacks, End of Summer, 1891）面前時，心裏冒出的念頭。畫中的乾草堆，不是我們想像的那種普通農作物堆疊，卻是染上了粉紅、金黃、淡紫、灰藍。那是顏色，又是正在發光的顏色。

乾草堆的顏色，似乎正在變化，隨著時間、空氣，甚至心情而流動。那肯定不是幻覺，而我只是不再確定，畫中的是乾草堆，還是某種即將消失的光影。

莫奈畫《乾草堆》，至少畫了二

家人正處理其店鋪的翻新裝修，許多事情親力親為，忙個不停。看見他每天回覆排山倒海有關裝修的手機信息，我雖不用協助，只從旁觀察，也覺疲累。幸好他樂在其中，跟裝修公司負責人溝通良好，可以順利在本月動工。換了是我，面對裝修那麼複雜的事情，一定不耐煩，只想把大部分工作交他人之手，在做關鍵選擇時才動腦筋。

家人有點完美主義，對店鋪的全新面貌自然有所要求，為此而忙可以理解。然而我卻留意到，現在裝修，

上周末欄提及復活節假期走訪順德，參觀了安藤忠雄設計的「和美術館」，感受當代藝術。來到這座「世界美食之都」，除了品嚐地道美味，自然也不錯過承載嶺南文化精髓的清暉園博物館。這座始建於明代的嶺南名園，與現代感十足的和美術館形成時空對照，卻同樣展現順德這座城市兼容並蓄的文化底蘊。

清暉園位於順德大良鎮的繁華街巷中，步入清暉園博物館，眼前豁然開朗。這裏的「館藏」不僅僅是文物，更包括其建築本身與空間敘事。亭台樓閣錯落有致地分布在各處：澄

弱勢強者

從傳統特務片突破，以反英雄、以暴易暴、復仇為主題的電影，我們近年看了不少，有的叫好叫座拍成系列，好像《殺神John Wick》、《叛諜裁判》，便是同期推出的口碑之作。後起之秀，則有最近上映第二集的《暗算》。

《暗算》主人公Chris（賓艾佛力飾），人設獨特，是一位高功能自閉症患者，也就是所謂的「A仔」，自小異常專注於自我世界，喜歡秩序規劃不愛被打亂，情緒不穩或緊張時會重複誦念童謠《所羅門格蘭迪》，難以表達情感，更遑論與人溝通。儘管他是多麼的渴望愛與被愛，但偏偏做不到。

不少自閉症患者都表現出特殊才華，Chris就有超強的數理分析能力，加上自小受軍人父親的嚴格技術訓練，成了連頂級殺手都望而生畏的高智能格鬥家、神槍手。病患本是弱勢社群，他出自弱勢但不是

我記得二十幾年前，有媒體把「狗穿衣服人露肉」當作一大怪象加以諷刺。那時，中產階級的規模正在迅速擴張，作為中產生活標配的寵物隨之時興。跟主人上街的小狗身上穿着花衣裳、四腳裹着小鞋子，被一些人視為咄咄怪事。如今，我在小區散步時，遇到的寵物狗大都穿着衣服。寵物經濟也逐漸成為熱門賽道。據《2025年中國寵物行業白皮書》，二〇二四年中國城鎮（犬貓）消費市場已經高達三千零二億元人民幣，全球寵物服飾市場在二〇三〇年規模預計達到八十七億美元。

在這股寵物經濟浪潮裏，有炫富、豪奢的一面，也有溫馨可愛的一面。比如，有的「家長」購買原料舊衣親自給「毛孩子」縫製和自己同款的「親子裝」，還有的寵物扮相別致，一看就花費了主人大量時間和心血。中國有玩物喪志之說，但玩物與喪志其實並沒有必然聯繫，尤其是在強壓力的現代社會，有時候玩物反而可收養志之功。而寵物在很多場合充當了情緒價值的源頭。

以我家的絨球來說，作為一隻免

莫奈捕捉的一瞬光(上)

十多幅，畫的乾草堆，又從來不是乾草堆。他畫的，是光。

這話聽來有點矛盾：畫布上分明是一堆堆稻草，堆得圓潤的，高高的，有的立在田間，有的身後是一片冰霜，有的被落日照得通紅。那又如何？你以為你看見了乾草堆，但那只是光線落在乾草堆上的結果。

那是早晨、午後、黃昏、寒冬或微霧的某個時刻，陽光穿過空氣，把顏色、形狀、影子，投射在你眼前，而你，只不過是看見了那個瞬間的陳列。

莫奈一生追逐的，不是物，而是「物如何被看見」。這正是《乾草

由於資訊發達，令他在面對抉擇時更添困難，並不一定如人所想，科技必定可以增加工作的速度和效率。像有「選擇困難症」的他，以前裝修，可能只依賴數家裝修工程公司報價，許多工序和物料選擇，只能從對方提交的「ABC餐」裏挑。現在不同了，由一塊地磚、一種牆壁藝術漆到大大小小的傢俬設計製作服務，網上也都有發售，而且種類多不勝數，若要精挑細選，必然耗費大量時間精神。就連選擇可靠的裝修公司，除了別人的推介外，也要看社交媒體的介紹、過去的

清暉園裏「滿洲窗」

漪亭倒映在如鏡的方池裏，精華區的船廳訴說着嶺南水鄉的故事，竹苑的幽深小徑則帶領人們一窺古代文人的雅緻生活。

最令人讚嘆的是建築間鑲嵌的「滿洲窗」（附圖）。這些窗戶在陽光下折射出夢幻般的光影，為古樸的園林增添幾分異域風情。滿洲窗在清末民初風靡嶺南地區，廣泛應用於商賈民宅、私人園林。它以傳統木窗格為基

礎，重新設計為祥雲、梅花、海棠、冰裂等藝術造型，窗框內則鑲嵌着五光十色的彩色玻璃。

作為廣式彩色玻璃的代表，滿洲窗成為珠三角建築的視覺符號，這些窗櫺不僅展現了精湛的工藝，更賦予廣式建築浪漫的情懷。窗花的設計中，海棠花、蝙蝠紋及四葉草紋寓意着團圓美滿與吉祥富貴。滿洲窗也被稱為「滿周窗」，意



業務，尤其是顧客的評價，最重要是參考網上「裝修苦主聯盟」的「黑名單」。除非財政預算超級充裕，否則買物料也應盡量親力親為，不單可逐項逐款在網上格價，直接跟供應商訂貨，更可得到免費專業諮詢。若不想「任人魚肉」，給裝修師傅開天殺價，就絕對不應錯過各網絡渠道的資源。

當一切看來更便利、迅速和透明的時候，對有選擇困難的人而言，卻非一面倒的有利。當所有東西同時出現海量選擇，消費者要精明消費，煩

清暉園裏「滿洲窗」

指窗戶在牆體內全開的設計，使整個牆體除了窗框外均可採光通風。在濕熱的嶺南地區，這種設計最大限度地提升了採光與散熱效果。陽光透過窗戶灑下斑駁光影，為靜態的建築空間注入靈動的生命力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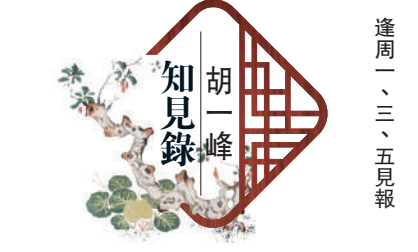
娛圈「貓奴」

四月二十七日，第二十屆中國電影華表獎揭曉，內地演員張譯憑主演《三大隊》榮獲優秀男演員獎，這是在華表獎二度摘冠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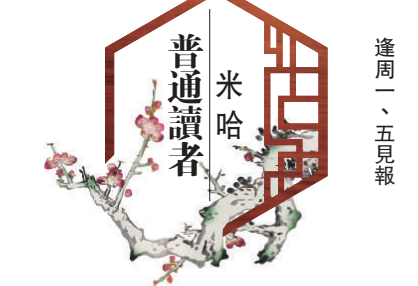
張譯手捧獎盃在後台接受訪問，並未暢談未來大計，而是出乎意料地宣布暫時息影，而他聲稱要陪伴的，同樣讓人出乎意料。「我特別喜歡讓自己安安靜靜生活一段時間，陪陪我的貓，去大街上……演員得扎根生活，不然就是紙上談兵。」為此，網媒用了「熱搜爆了！張譯宣布息影：陪陪我的貓」大字標題。

張譯養了七隻貓，牠們在他口中是「貓老師」。「貓不會把舞台和攝像機當回事，他們只考慮眼前受到了什麼刺激，做出什麼反應，而這正是演員所需要做到的。」在「貓老師」的「演技」啟發之下，張譯的表演更加

子，牠不如貓狗通人性，但很樂意被撫，閒來看牠吃草，亦是我的解壓利器之一。一個願意在寵物上用心的人，對人生總是持樂觀態度的，生活裏必洋溢着開朗的空氣。而這大概是寵物經濟持續繁榮的真正根基吧。



我們看到的，只是光的一瞬。這一瞬，存在於自然，也存在於我們的感知。莫奈一次又一次站在同樣的位置，用畫筆追趕時間。莫奈不讓我們只停留在「這是一堆乾草」的認知，而是用色彩提醒我們：你所見，不過是光的一瞬。



惱自然也幾何級增加。可想而知，我的家人近期有多費神，就連吃飯時也在忙着瀏覽網上資料，即使面對一碟「梅菜蒸肉餅」，也快看成是棕色地磚了。



清暉園裏「滿洲窗」

指窗戶在牆體內全開的設計，使整個牆體除了窗框外均可採光通風。在濕熱的嶺南地區，這種設計最大限度地提升了採光與散熱效果。陽光透過窗戶灑下斑駁光影，為靜態的建築空間注入靈動的生命力。

娛圈「貓奴」

自然。

而在去年六月第二十九屆上海電視節「白玉蘭獎」頒獎禮上，內地演員胡歌憑《繁花》飾演阿寶一角，再獲白玉蘭獎最佳男主角獎。此前憑《琅琊榜》飾演梅長蘇一角，胡歌奪得第二十二屆白玉蘭獎最佳男主角獎。

胡歌也是有名的「貓奴」，他從小養貓，養了多隻貓，隨身帶備貓糧。被粉絲稱為「胡貓貓」的胡歌，更在電視廣告中扮演了一隻十六歲的高齡橘貓。在胡歌眼中：「貓咪給人一種神秘的感覺，而且貓很獨立……所以貓那種自由自在的性格讓我很欣賞。」

